渗入与呈现

——《古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总序

侯建臣

30多年前，我来到大同。

那时的大同，还是那时的。

有四牌楼这个地名，但没有四牌楼；有钟楼街，也已没有钟楼。

听说都有过，但都已隐身。

是时间隐去了这一切，还是历史？

似乎都是，似乎都不是。

还有一个名字，是很有味道的，听那名字，似乎就感觉到了浓浓的味道。

有人说，是岁月的味道；有人说，是生活的味道。

而那名字却只就“犹抱琵琶”，在大同这城市的大街小巷里穿来穿去，让这城市也颇有味道起来。

然而，那个叫“凤临阁”的名字，也就一直穿着，似乎停在某一条街巷了，似乎停在某一条街巷的某一刻了。

而到另一条街巷，到了另一条街巷的另一刻，却模糊地感觉到，那名字也在。

那名字像一片印记，是墙上的，是树梢上的，也或就在某一个喊着“豆腐——豆腐——”“豆腐——豆腐——”的手推车的声音里，一直顺着一条巷飘远。

还有一个名字，是带了风尘的。

有湖北香溪的风尘，有长安旧都的风尘，有大汉宫廷的风尘。然而更多的，是过千山、涉万水那北向胡天的漫漫长路上的风尘。

一个叫“王昭君”的女子用她那幽怨、哀婉的琵琶之声，雕出了一块不断在岁月中腐烂的牌匾——“琵琶老店”。

时间总是在改变印记，并抹去记忆。

当一个城市由平城到代郡，由代郡到云中，再由云中到大同，这哪里是名称在变，分明是时间在变。

于以前或者以前的以前，它肯定是拥有过更多的，而于后人的目光而言，而于生着、活着于某一个时间段的“此”时的人而言，那些已然很久远、很深邃，或者已经成为未知。

倘若鱼的记忆是七秒，那么人的记忆呢？

没有的东西没有了，但真的没有了吗？似乎还有，似乎就渗进了某一段墙里，似乎还隐约地藏在残砖废瓦的记忆里，也似乎就一直待在某一行文字里。

或者，好多东西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比如——习惯。

这些似乎就是人们说的文化。

大同也算是有文化的，因为漫长的过程、因为那些渗入，也因为还能闻到好多别处闻不到的味道，于是大同有了一个冠名“历史文化名城”。

这虽然有广告植入的成分，但当一个未来者走入，他的习俗、习惯、习气，也慢慢就融进了与这个城市有关的许多东西。

到了今天，到了现在，大同与我刚进入它的时候，已经天差地别。与许多人一样，走过了一段路，总想回过头看看，总会想起曾经的什么、曾经的什么什么，有时候或者有一段时间，梦也会一直停留在某一个地方，醒来，心便涩涩的，感觉也稠稠的，说不上是什么味道。

为了让记忆变得绵长，也为了那些过往，便有了某一种属于情怀的东西，让好多人心有牵挂。

陈长青先生是有情怀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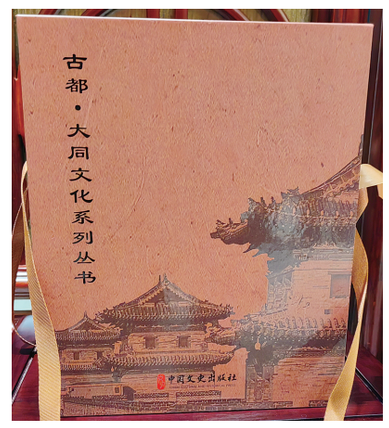
崔银先生也是。

当某一天厚厚的一摞样书放到我的面前，许多往事便放到我的面前了，许多味道也飘到我的身边了，且便一下子在我的周围弥漫开来。这些味道里，有宴席“八大件”的味道，也有华严、善化香气缭绕的味道；有老什锦火锅的味道，也有耍孩儿“咳咳腔”的味道；有凤临阁百花烧卖的味道，也有窗花花贴满窗格格的味道；有同风火腿肠的味道，也有七十二条绵绵巷的味道；有莜面黄糕抿豆面的味道，也有风铃萦绕鼓楼檐的味道……

这种味道是会一直弥漫的，当这些属于大同的“大同”、属于大同人的“大同”出现，曾经生活在大同，或者一直生活在大同的人，也便进入了记忆的巷道，且再一次变回童年、少年、青年……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且再一次感受到曾经的喜、怒、哀、乐……且有许多东西一点点地就渗进血液、渗进心底、渗进无法言说的情感里边。

这种味道也会感染到大同之外的人，他们也便会从这些属于大同的“大同”、属于大同人的“大同”里，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年龄与蕴藏、性格与味道，且慢慢地喜欢起这个城市来。

于《古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而言，这也应该说是其价值所在吧。



冬夜图景

刘明礼

我的青少年时代在农村度过。那时，虽然家里安了电灯，可三天两头会停电。冬日昼短，白天摸摸索索很快也就过去了。庄稼人，大多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一擦黑就吃晚饭。可总不能撂下碗筷就睡觉吧？剩下的那段时间，无所事事，就显得有些漫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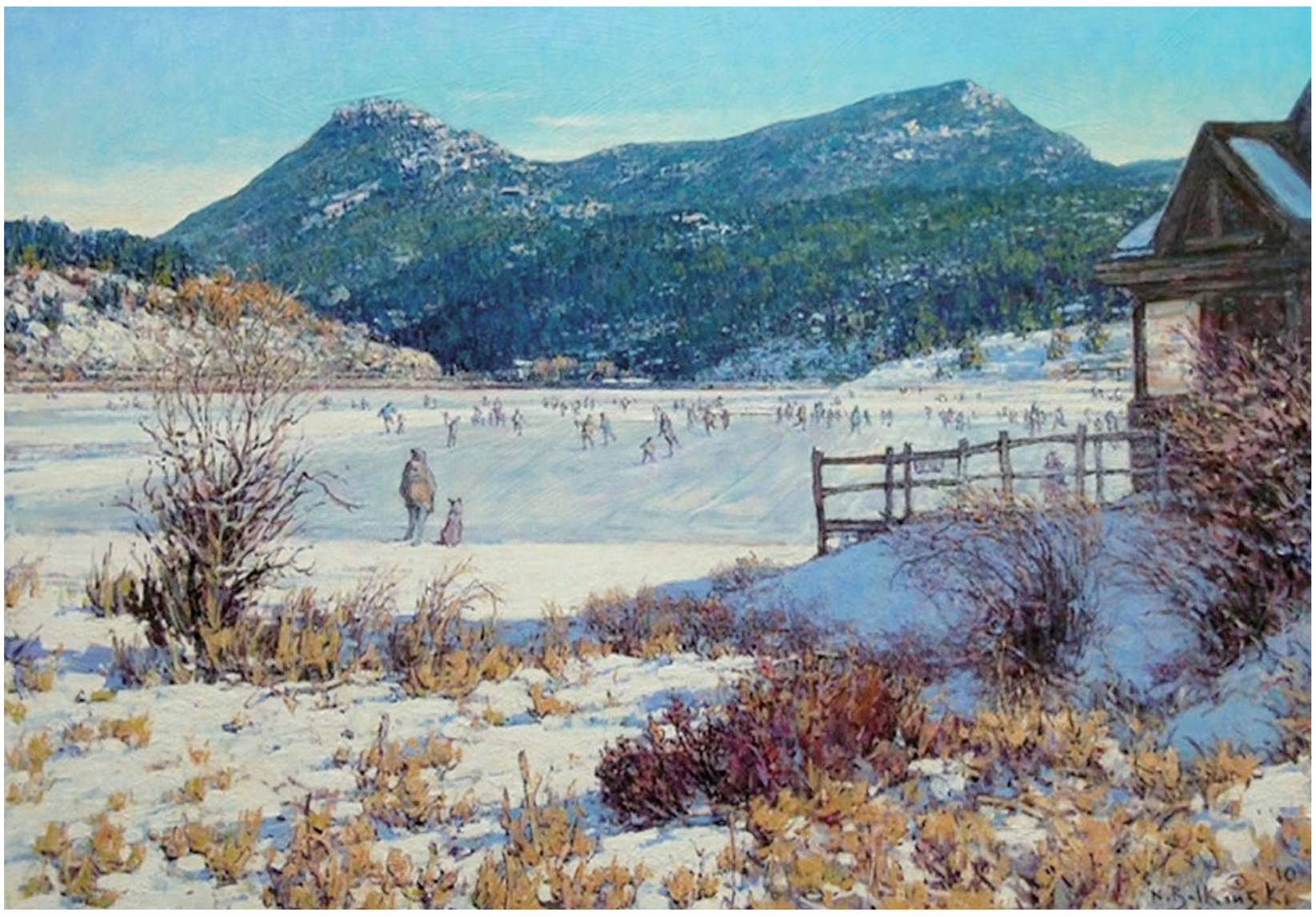
霜华满地，严寒彻骨，万籁俱静，家家户户几乎都是早早地关门闭户。对庄户人来说，冬季是一年之中最为清闲的日子，可他们懂得珍惜每一寸时光。通常，母亲刷锅洗碗喂猪一通忙活，收拾利索后，便把煤油灯端到土炕中央的方桌上。一家人守着火炉干些零碎活，来打发这寂寞的夜晚。

最热的炕头，是专属于姥姥的地方。她盘腿往那一坐，伸手从窗台拿过她缝制了一半的虎头鞋。黑色的鞋头上，用针线和布条勾勒出的虎眼、虎眉、虎嘴、虎鼻，红、黄、白间杂，轮廓清晰。我不知道，那栩栩如生的图像，大字不识的姥姥，是如何惟妙惟肖地描画出来的。缝完一部分，随着色彩的变化，姥姥要换一种线。她屁股往前挪挪，脸凑近油灯，用嘴唇将线头抿抿，再用两个手指肚捻捻，然后把针线举到老花镜前。左丑丑、右捅捅，可那线却像故意捣蛋似的，怎么也不肯穿进针孔。这时，姥姥便会叫我：“小儿，过来帮姥姥纫上针。”我接过针线对准针眼，只一下便穿好了。姥姥不光做虎头鞋，还纳鞋垫，用碎布条给我们拼缝书包，手里从不闲着。

母亲坐在炕的另一头，一针一线纳着她那似乎永远也纳不完的鞋底、缝补着一家人那似乎永远也缝补不完的衣衫。母亲纳鞋底的姿态，优雅得宛如一幅动感的画卷。她左手拿着鞋底，右手捏着穿好绳子的钢针，中指戴着一枚顶针，面前还放着针锥和尖嘴钳。母亲先用锥子把鞋底扎透，拔出来，再顺着锥眼插入钢针，用顶针用力一顶，针就穿过了鞋底，拿起钳子夹住针尖一拽，“哧嘞”一声，一个针脚算是完成。她时不时会把鞋底凑到灯前，看看针脚纳得齐不齐；纳过几针，又会把针在头顶的头发里蹭蹭。随着煤油灯的燃烧，灯捻上不时会结下灯花，灯也变得昏暗起来。母亲用针剔掉灯花，再将灯捻往上挑挑，灯头的火光跳动两下，屋子里顿时又变得光亮起来。那节奏分明的“哧嘞”声，像一支夜曲，流响在时光的河，流响在寂静的夜。

父亲和我们几个孩子也不识闲。我们有时候拧棒子，有时候剥花生，没事的时候就拆从生产队领回来的铺衬条（针织布的碎布条，拆成线可用来擦拭机器）……当然，我最愿意干的活还是剥花生，因为剥出来的“秕子”，父亲会允许放在炉口的铁圈上烤来吃。无剧可追，无网可游，无圈可看，甚至没有明亮的电灯。可就在那昏黄、摇曳的煤油灯下，一家人说说笑笑，其乐融融，不知不觉便驱走了冬日的严寒，也打发了漫长的冬夜。

这幅冬夜图景，像极了一幅版画，深深地烙刻在我的脑海深处。每当回想起那番情景，我便不由得想：其实，生活并不一定要有“诗和远方”，但它一定离不开亲情的陪伴，离不开最现实的人间烟火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郊外冬趣（油画）　　徐淑荣作

冬景

郭继生

俯身拾枯叶，仰头望寒星。
皑皑远山雪，茫茫旷野空。
山林萧疏木，冷月寂寞宫。
风卷荒野草，水滞河流封。
鸟鸣枝丫头，犬吠深院中。
日迟晨曦缓，初旭冉冉升。

冬天的世界

袁秀兰

北风响亮的口哨
吹出令人望而却步的寒冷
蜷曲的栅栏，收起曾经的
担当。鼹鼠们藏在洞里
抱着香喷喷的梦
母亲的针线包鼓鼓囊囊
圆圆的线团，整装待发
准备在这个季节
大显身手。顾不上去想
滴水成冰，母亲
不分昼夜，忙个不停
棉帽缝好了，很酷很酷
柔软的绒毛，温暖了我们有点凌乱的发型
手套做好了，触碰我们的指头
点燃了心中的花蕾
围巾缝好了
宛如一道彩虹
我们冰凉的脸颊，顿时变得通红
像熟透的石榴一样

闭上眼睛，轻轻摇动时光
回味属于童年的遥远
冬天的世界
竟变得无比浪漫柔情
其实我知道，母亲的一生
都在为我们
囤积阳光

一支笔荡起岁月的涟漪

赵文新

学习书法，让我再次亲近了笔。一支支笔从记忆的深海中旋转而来，荡起的涟漪扩散着旧时光的印迹。

最早看见笔，大约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奶奶送走在她家吃饭的人，站在门口转身对我们几个小孩子说：“瞧瞧人家吃派饭的‘大人物’，穿着带兜袄，口袋上插着笔，多带劲！你们长大也能这样就好了！”奶奶说完，又望了望那人的背影。我不知道带兜袄的意思，但奶奶说的笔被我深深地记住了。我和奶奶都盼着有“大人物”来吃“派饭”，她觉得体面，因为生产队给派饭，都是安排干净的农户，一顿饭还有两毛钱四两粮票的补助；我就想看看人家口袋上插的笔。

终于又有人被派到奶奶家吃饭了，我和堂兄弟趴在门缝往里瞅，使劲看人家的口袋。他的上衣口袋露出个烟卷粗、黑乎乎、闪着光的头——那是笔吗？应该是。那人瞥见我们，招呼我们进屋吃饭。奶奶让我们等人家吃完再吃。我进屋后又仔细观察他的上衣兜，那里有个小盖，盖上留个小口，正好让笔露出来。那天在奶奶家吃的什么饭忘记了，但奶奶说的“大人物”上衣口袋插着的笔，却像印章一样印在脑海里。懵懂的我，感觉口袋上插的那支笔不一般，它像过年才能吃到的猪肉、穿到的新衣服一样，闪着光亮投射在我童年的天空中。长大后，我弄清了小时候奶奶口中的“大人物”是下乡干部，他们穿的衣服是中山装或者制服，上衣口袋盖专留插笔的口儿。那时候，上衣口袋插笔是一种时尚，暗示身份，是那个年代特定的标识。

我上小学了，用两分钱一支的铅笔写着汉语拼音、做着算术题。铅笔用到小手指长，还舍不得扔掉。班里的同学也一样节俭，有个同学用捡来的子弹壳套在铅笔头上，引得大家眼睛直勾勾地看，围着他挨个去试写字的感觉。当我握着冰凉发光的黑黄色子弹壳的笔套时，想起了在奶奶家吃饭的“大人物”口袋上插的笔，感觉很奇妙。

小学三年级时，我花五毛钱买了一支钢笔，可惜没有笔夹，不能插在上衣的口袋上，我上衣也没有口袋。尽管如此，用钢笔写字依然很满足，蓝黑字映衬得老师的红钩格外鲜艳。后来，我用上了有笔夹的钢笔，还有经常需要哈口气才出油的圆珠笔，一支又一支笔，陪伴着我学习的历程，直到师范毕业。

我教书的时候，用粉笔板书。教室里的黑板已经很旧了，灰白中夹杂着点点黑色，粗糙不平。写字的时候，粉笔末像雪屑一样飘落在手上、头发上、衣服上，也会随着窗外吹进来的微风飘落到学生们的周围。

课堂上写字用粉笔，课余时间刻测验的练习卷用铁笔。先用铁笔刻蜡纸，再用油墨机印出来。铁笔比钢笔长，笔头很细很尖，把蜡纸铺在石板上刻写。虽然刻蜡纸比较简单，但刚开始我也是花费了一番功夫才上手。用铁笔刻写比写钢笔字慢，我掌握不住手劲，有的字“蜻蜓点水”，用油墨滚子滚那些字，蜡纸漏不下墨而成空白；有的字又用力过猛，划得蜡纸“伤痕累累”，漏墨过多而成黑乎乎的点子，也没法用。经历过几次失败后，我终于找到手感，用铁笔写楷书或仿宋体，一笔一画，笔笔到家。刻写时，我宛如一个在田园中劳作的农夫，在劳作中播撒一个教师的希望，别有一番惬意。

“忽如一夜春风来”，上世纪九十年代，无尘粉笔进入课堂，师生每节课不再遭受粉笔末的侵扰。尤其到了新世纪，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教育大数据时代到来，电子白板、网络平台等多媒体设备进入课堂。教师在讲授中，利用多媒体进行PPT演示、文件传输、实物展示。具有魔力般的感应笔，在电子白板上既能写字，又能像计算机鼠标一样，根据教学需要随心所欲找到辅助内容，还可以任意选择颜色、调节粗细，轻松画出各种漂亮的图形，开启出一方直观斑斓的世界，把学生巧妙带入情景中愉悦地汲取知识的甘露。

工作之余，我也爱写点文字，或敲打电脑的键盘，或点击手机上的字符，一行行字就出现在屏幕上，此时闪烁的光标完成书写笔的华丽转身。

笔在古代被列为文房四宝之一，因而在报告文学、评论性的文章中常用“笔者”代替“我”，彰显笔的重要性。而环顾周遭，曾经在学习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笔，渐渐退后到偶尔用来签名的地位，大多数成年人已没有握笔书写的习惯了。

此刻，我又像学生一样手执毛笔，一笔一画地书写文字，品味着古代“尖、齐、圆、健”的四德内涵。文化学者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的《笔墨祭》篇中，说毛笔是“点化了整体生活的美的精灵”。我努力去捕捉“美的精灵”，让它化成尖尖的小荷，在岁月的池塘摇曳生姿。

藏在游戏里的“密码”

蔺丽燕

中午，与放学的儿子一起回家。深秋的林荫小道，金黄的树叶密密匝匝地铺了一地，远远望去，好似一块黄色的地毯，在阳光下闪着令人心动的光泽。公园里各色花朵，半开半枯，竟也有种说不出的美。我一时心血来潮，对儿子说，咱们玩个游戏吧。

听说玩游戏，儿子来了兴致。我说：“咱们玩扩句子游戏，先说一个词语，再把词语扩成一句话，把一句话变成好多句话，看谁说的句子多，说得好。”儿子信心满满，志在必得。词是儿子选的，“花朵”。这个词，在深秋阳光明媚的午后，真是应景。

“花朵”变成“美丽的花朵”，变成“今天，我在路上看到了美丽的花朵”，我在一点一点给句子“加码”。儿子也不甘示弱，两只眼珠一会儿看看天，一会儿看看树，不停地在思索。当我说出“今天中午，我和儿子在回家的路上看到美丽的花朵”后，儿子接着就说，“今天中午，我和妈妈在学校食堂吃完饭，一起回家。路过公园的时候，我看到公园里有很多美丽的花朵，好看极了。我和妈妈看了一会儿花，就回家去了。”儿子给句子又加上了事件。我一面夸赞儿子，一面心想：再给他来点难度大的，看他还能不能说得更具体、更有趣、更富有画面感。这正是训练他口语表达的难得机会。于是，我拿出了语文老师的“基本功”，开始对这朵“美丽的花”，大加渲染。

一句，两句，三句，我足足说了有一分多钟，才停下来。“轮你了”，我说。

儿子牵着我的手，一边走一边晃动。他几乎是没有经过思考，便说出了下面的话：“在今天课间的时候，我回想到星期六那一天的时光。早晨，我写完作业，妈妈陪我出去玩。到了楼底下发现空空如也，没有一个人。于是我们到了公园。公园里有许多人在锻炼，有的人在跑步，有的人在舞剑，还有的人在跳广场舞。我们围着小路跑了一圈，跑了两圈，跑了三圈。停下来，我发现没有好玩的，于是我在草丛中开始搜索。在草丛中我发现了一只蛐蛐，用了很长时间才把它抓住。玩了一会儿蛐蛐我就把它给放了。到了另外一片草丛，我有了很大的发现，发现了很多花，这些花有橙色、紫色、红色、蓝色，这真是五颜六色的花呀。快中午了，我和妈妈回家，可是走到半路，我突然想起我的水壶落在公园了，我飞快跑回公园，找到了我的水壶，我又在楼底下和妈妈会合，一起回家了。”

儿子话音刚落，我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太好了，儿子，你讲得真好，这就是一个好听的故事。这次扩句子游戏，你赢了。”儿子听到我的夸赞，走起路来更加带劲，像一个得胜将军。

儿子流畅自如、富有画面感和故事力的表达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密码”？我以为，这个“密码”，就是家长充满真情的陪伴，安静耐心的倾听，就是儿童视角的表达，就是牵着孩子的手，和他共赴生活深处、美好深处。当作为家长的你，放慢一度匆忙的脚步，和孩子并肩而行时，你和孩子在这一刻，彼此都真正“看见”了对方。而这“看见”，让亲情更有温度，让爱更有分量，让教育变得智慧，让生活有了更多惊喜和期待。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dtyungang@126.com

本报地址：御东行政中心21、22层 | 邮编：037010 | 本报发行公司发行 |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1402004000009 | 开印时间：1时　印完5时10分
联系电话：办公室　6034132　要闻部 2043974　广告热线：2023122　发行热线：2503915　承印：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公司　电话：2429838
责编 熊克芳 左曌　版式 李园